

「禮運大同篇」正譌

劉師舜

「禮記禮運篇」關於「大同」的一段文章，幾十年來，很多人都把他弄成「禮運大同篇」。這個錯誤，不知道是從何時起的，但是以訛傳訛，一直傳到現在，我才大膽的提出修正。我們記得國父手錄的這一段文字，就是以「禮運大同篇」為標題，現已勒石贈與聯合國的就是這篇東西。多少年來，好多人談到這一段文章，都以「禮運大同篇」稱之，真是指不勝屈。其實「禮記」這一部書裏面，並沒有「大同」這一篇名；反之，關於「大同」的一段文字，祇是「禮運篇」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引用這一段文字，祇能稱他為「禮記禮運篇」的部分，而不能稱之「禮運大同篇」。

去歲陳立夫先生以國民黨最大目標為世界大同，乃向總統建議，以此一段文章贈與聯合國。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標題，有修正的必要。嗣後又發覺關於這一段文字的內容，向來譯者也曾鑄成了一個大錯：那就是關於「矜寡孤獨」的「矜」字。這個字在古經書內，就是「鰥」字。我因為在別一處有翻譯這段文字的 necessary，曾參考前人的譯品，發現許多人忽略了這個字，把他刪去，不譯出來，或者譯錯，例如 James Legge 是一百年前英國一大譯學家，他把十三經差不多

整個譯成了英文，並且有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幫他的忙。結果，他把「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一句話，譯成 They showed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o widows, orphans, childless men, and those who were disabled by disease, so that they were all sufficiently maintained (SACRED BOOKS OF CHINA Vol. III, p.365)。從他的譯文第三個字同第五個字可以看出，他把「矜」字的意義，誤解為憐憫，而完全沒有認出他就是古「鰥」字。最近翟楚與其令郎文伯出了兩本書，採用兩種不同的文字，來翻譯上面所引的一句話。他們的第二種譯文為 Helpless widows, orphans and cripples were well taken care of (Chai Chu and Winberg ed.), (THE HUMANIST WAY IN ANCIENT CHINA, Toronto and London, 1965, p.338) 這是完全採用林語堂的譯文(見後)；第二種譯文則是完全採用 James Legge 的 (Chai, ed, LI CHI New Hyde Park, 1967, Vol. I, p.365) 林氏的譯文為 The helpless widows, orphans and cripples and deformed were well taken care of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N. Y., 1938, p.227)。可知 Legge 及翟氏父子的第二種譯文未將「矜」字譯出；翟氏父子第一種譯文與林氏譯文，則不特此也，連「獨」字亦未譯出。足見他們幾位，至少未能認出這個「矜」字，以為他是音訛的「矜」字，而不知道他是與音「關」的「鰥」字，是同一個字。因此，他們即以不了了之，索性不把這個字譯出來，或是像 Legge 把他顯而易見的譯錯」。

我看見報上登載了陳立夫先生向總統所作的建議以後，因為發覺了上述兩點——標題的錯誤及「矜」字的錯譯——覺得有糾正的必要，我就立刻寫信給外交部魏伯聰部長，請其於翻譯這一段文字送達聯合國以前，特別注意，同時將這一封信抄送駐聯合國劉代表亦錯。他們兩位對我所說的話，都能够予以同意，結果，他們送出去的譯文，可以認為比較正確的。雖則有些字眼，還可以再加以推敲，但至少上面兩個大錯，已經改正，我已經覺得非常滿意，因為如果不改，那末，我們自己認為國家壞寶的東西——實在這確是國家壞寶——不但把篇名弄錯，還要把內容譯錯，真要構成一個有辱國體的國際笑話，欲益反損了。

我是一員為政府服務了三十多年而後退休的老外交官，現在雖還有外交部顧問的名義，事實上，既不顧，又不問，已經十年以上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樁事本不是我應該管閒事的，但是我雖然是無官一身輕，自己覺得國家我還是有份的。對外的事情，能幫幫著做得越不離譜一點，越好一些。我能見得到的，也自然難安緘默。

說到這裏，我想順便的約略談談駐聯合國代表團送出去的譯文。在提筆以前，我要請讀者特別原諒我，因為恐怕有人又要說我太好批評。不過，做學問的事情，若是沒有批評，那裏還有進步呢？代表團的譯文，是出於名家的手筆，本來是無懈可擊的，而據我看來，也的確是自來關於「大同」這一段文字最好的翻譯。但是這一段文字，敘述孔子是在與其弟子言偃（就是子游）談論上古的情形（代表團譯文的標題也有「孔子的談話」幾個字），而感嘆他生得太晚，未能親眼看見這種盛況。所以，他用

的是「過去詞」。譯文把他改為「現在詞」，或者是因為談得抽象一些，他國人士比較更可以容易了解，也未可知。惟「矜寡孤獨」的「獨」字譯為 the lonely 似乎與「老而無子曰獨」的意義，多少有些出入。最近鄧公玄在他的一篇文章裏面，將此字譯為 childless old people ("Maotism v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IV, No. 9, June, 1968, p.2) 尚較近似。但鄧先生也是用的「現在詞」與「未來詞」。我在這裡大膽批評代表團的譯文，無非是想把討論範圍略為擴大一些。至於我自己同這篇譯文的關係，只限於上面所說的兩項條陳。這篇譯文，我到送達聯合國以及我自己由臺灣回到美國以後，才從劉代表處討了一份而看見的。但是由於這一討論，不期然而然的感覺到翻譯這一碗飯，委實也不是容易吃的了。

王雲五主編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印

本叢書括有國學基本要籍四百種，除不分卷者外，總卷數一萬一千，總面數約三十二萬；總字數約一億二千萬。

所選各書，係參照百數十年來十三家國學入門書目，審慎抉擇，各科各類無不具備。版本以注釋精詳者為準。所收各書，皆予斷句；並校正訛字，以老五號排三十六開本為原則。但正文附有注疏者，正文排四號字，注疏分別排老五號或新五號字，以資區別。

精製本

四〇〇冊

國內特價：新臺幣三萬三千六百元。
國外特價（包括郵寄費）美金九百八十元。

甲種平裝本

二、三八〇冊

國內特價：新臺幣二萬三千元。
國外特價（包括郵寄費）美金六百八十五元。

乙種平裝本

一、二六七冊

國內特價：新臺幣一萬六千元。
國外特價（包括郵寄費）美金四百八十元。

發售
特價